聖傑靈女子中學
劉裕雅 1D (2025-26)

《影子》

曾經，我以為影子是有陽光的地方才顯而易見，但後來我發現，只要自己承認它是另一半的自己，那它無時無刻都存在。

影子，不是易懂的，它好像一個頑固的小孩偷偷把一筆筆恨帳寫下，又好像秋日的孤葉，風一吹，它便倒，一安慰，它便倒。我總把影子當作自己的避風港，一受委屈，就和它訴說，一感到孤獨，就和它相依為命。慢慢地，影子成了我最信任的人，措不及防的，影子和我的身體重疊，原來並沒有最懂你的他人，只剩最懂你的自己。

你的影子，是怎麼樣的？會和我的影子相似嗎？它呀，默默積累着一些入侵的病毒代碼，下一秒就要被仇恨、痛苦取而代之。它太脆弱了，我何嘗不想被它附身。它走路時，一開始還假裝筆直，沒過一會，就東一倒，西一歪，我曾問過它，你怎如此軟弱？令它難受的是外界怪異的眼神，鎖定，轉頭言語；是刺耳的歡呼聲、尖叫聲，呼的一下將它推入只留它一人在原地徘徊、焦慮；是忘記帶傘面臨傾盆大雨，急促的腳步踩踏和含着生銹味的雨水沾濕全身的冷，刺骨的，狼狽的。每次這樣，它就好累，說：「請給我有深呼吸的機會。」

我沒有理由推辭、拒絕，只是一遍一遍的鼓舞，你可以變好的。直到那次，它好像生病了，它無力地癱坐在地，一次次發抖，一聲聲嘆息，它送給我的禮物，是一張張濕透的紙巾，隨後消失了。我在那次之後，也成為了我的影子，提不上勁，說不上話，如同行屍走肉般反反復復，每天做着相同的事。我也知道，逃脫是要付出代價的，「不想面對」和「面對」兩者之中，我總是選擇前者，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、三、四……最終，我試着去擁抱那些因害怕被丟下而撒的謊，可我一個都救不了，也救不了我自己。我太脆弱了，我何嘗不想做自己。

在我煎熬無比的時候，多少張紙巾都抹不去我的淚，我的痛，我的苦。當有人發現這樣破爛不堪的我，我只言：「請給我有深呼吸的機會。」

影子，回來了。它低頭俯視我，臉上是麻木的，輕視的，嘲笑的。它笑我的自大，笑我的自私，笑我的自我，笑我所謂的自由。後來，我視影子為我的知己，因為我發現它和我太過想像，也知道我的想法，知道我苦惱的來源，

知道如何改變當下的狀況。漸漸的，我和它分享的不再只是一些因瑣碎小事落下的抱怨，而是感到幸福，開心的事情。考試考得好，我會對它說：「看見了嗎？我居然進步這麼大！」；提前寫好明日的作業，我會對它說：「看見了嗎？我居然這麼勤奮！」；被他人讚賞時，我會對它說：「看見了嗎？我居然被誇了！」它會笑嘻嘻的恭喜，並肯定我的存在，是我自己有能力才能獲得想要的東西。

我不再躲開影子的懷抱，那不是只剩下冰冷的淚水，而是溫暖的，似夏日的風，解了暑也暖了身子；是喃喃細語，解了愁，也暖了心。旁人說我變了許多，身上的標碼從膽小、內向、脆弱，到如今的自信、大方、堅強。現在，無論好或壞，我亦不在乎，我知道：依靠外來評價來斷定自己，太過輕俗，唯有相信自己、相信未來的希望，才是正確的。

當然，自己的人生，沒有甚麼對與錯。我是剎那時發現自己的改變的，發生的事，我只能幽默地轉述——我的影子說，它要走了，去一個不遠不近的地方，遠近的距離，取決你接受的程度，但我一直在你左右陪着你。

寫這篇作文時，暖黃色的霞光照落在教室裏頭，前方的黑板印照着窗子的形狀。突發一想，我輕輕把手抬起，陽光照在我的手上，首先注視的不是金燦燦一片，而是棕色的背影降落在桌面上。我亦是它，它亦是我，接受自己的不足，肯定自己的優勢，那很難，可你沒有試過，怎知你的影子會支持你，守護你？

你不是一個人，也可以是一個人。